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錄卷十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春秋二

責當喪以朝禮晉其狄乎曰晉處父如介葛盧倪黎來之比耳自記文公二年

文不書八月雨後時也僖書六月雨及時也自記文公二年

躋僖公汪氏說斟酌于情理間極不可易葢惟兄弟同

廟而意欲躋僖故遲遲作主者議未定也夫作主則當告祔于所宜祔矣今欲以僖繼閔則當祔莊欲以僖繼莊則當祔桓此所以遲遲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計決然後以主祔桓而不繼閔矣然不繼閔雖非而兄弟昭穆同廟則祔桓未爲失故作主之時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時亦未見升僖之迹也必于大祫之祭然後逆而躋之則新主入廟之後同堂異室而僖居閔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末録本之義自記文

公二年

春秋有稱王去天者王姚江謂偶爾遺落朱子亦嘗云然思之不爾王非天也加他箇天字見得有一毫不似天處便不是天既可以添便可以去此等處非孔子手段下不得故曰游夏不能賛一詞却非孔子意爲之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一字無所本禮記于君之亡稱天以誄之周禮太師述王行事稱天以謚宜幽便曰幽宜厲便曰厲厲王之子宣王尚賢不敢

改也若曰此天之爲也聖人行事有怕人處似不近
情理却確不可易如子繼大宗所生父便降服厭于
祖也曾躋僖于閔春秋譏之君父一也嘉靖身繼大
統便尊興獻于正德之上試想正德在時興獻稱臣
否生稱臣而死遂踞其上安乎所以漢朝幾百年尊一部
皮毛春秋亦是好的未必即是聖人之意然據之以
斷事大様不走如光武之父始終不敢僭帝號止稱
曰南頓君何等嚴肅然光武却似太過既係中興追

王有何不可魯閔公既為君雖弟父也僖公雖為兄
既曾為之臣則子也雖叔姪猶然此等事須與同志
考據折衷存一篇議論一以聖賢經傳古人成案大
儒論斷為準吾輩在今日為今人後人視之便是古
人不悖于禮而定于一最有功于名教鄭康成豈必
賢于朱子而朱子議祧僖祖廟時不記得康成一段
議論以為遺恨苟得此其有助豈淺鮮哉
冬救江而明秋江滅晉之不能救江明矣然若只書伐

楚不書救江則無以見其不能救江之意只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實向楚不向江故書法如此傳謂王臣行而不書者責在晉也自記 文公三年

書晉侯伐秦于楚人滅江之下見其重于修怨輕于救患無攘却之善也救江則遣處父伐秦則身親之侯伯之職安在哉于秦晉往復之間非褒貶所繫也自記

文公四年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趙盾柄政政始積于

大夫矣後乃尤而效之故扈之盟斥晉大夫而畧諸
侯若曰自此諸侯大夫班矣自記文公七年
書稱徐戎詩稱徐方皆與淮夷蠻荆並舉葢自西周而
不服王化非一日矣非自夫子夷之也自記文公七年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只越三日
其爲以兩事出無疑矣而不以繼事書此謹内外之
辨春秋書法也自記文公八年
春秋因事而見義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

城奔而書官則知列國之不書者偕也其不名啖氏以為不失節或舊史失其名也其後再書司馬華孫餘則以常書自記文公八年

毛伯來求金不稱使不但為未君直諱求金耳自記文公九年

楚椒以禮來故爵其君而著其臣名書法之宜也胡氏漸進之説是若漸強而須假以名號則是夫子畏其強也自記文公九年

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恐皆只是並襚並賵耳仲子成風自是不當賵襚故宰咺名而秦畧其君臣不必特糸之惠僖而後見也但僖公之薨已久不應至是始襚故孫胡有是說自記文公九年

自殽之後秦晉交兵是非曲直相半雖然晉遂不能制楚而楚以競秦為之撓也使夷夏消長于是則春秋之所惡也是故於晉之敝於秦而楚乘間以得諸夏也則狄秦以見志其後河曲之戰又人之何也曰晉

稱人故人秦且深貶者一而不再凡爲主者書及河曲之戰不書晉及亦猶惡秦焉耳自記文公十年

盟王臣罪也女栗之盟獨公與盟故諱之自記文公十年

春秋之教所謂比事者以同類之事相例也所謂屬辭者攷其上下文以見意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世室屋壞此屬辭而義見者也自記文公十三年

趙盾悔子雍之迎而弗克捷菑之納皆能徙義者也自記

文公十四年

執單伯執子姬再舉齊人男女之別不可並書自記文公十四年

前書司馬司城至華孫來盟乃著其姓未知何意或者見殺與奔義不繫人來盟之人則例無不著也凡來盟不稱使皆其君未有成命其臣以權出而行之也齊高子楚屈完之例是也自記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之歸不書齊子叔姬而曰子叔姬無異于未嫁

之詞則知以叔姬爲舍之母者非是三傳于此一事首末似俱未可信（自記文公十五年）

諸侯未盟扈之前侵我西鄙曰齊人盟扈之後侵我西鄙曰齊侯則見諸侯不討商人弒君之罪（自記文公十五年）

一歲兩見侵反汲汲求盟焉而又不得於以見魯爲齊弱之效也不諱者恥在大夫且不以商人之侮辱爲恥也（自記文公十六年）

若果有疾而不視朔春秋何以書哉穀梁說是左公皆

未可信自記文公十六年

毀泉臺左氏于事或有之不如穀梁綏喪之義正綏喪猶云不專意于喪耳自記文公十六年

前此盟于扈此會于扈而書法同皆以不討齊宋之弑君也春秋之初成宋亂序諸侯責諸侯也至是而政在大夫其聞鄰之有不禮于其君者豈獨不怒于色而已於是諸侯雖欲討亂而不成亂勢且不能故畧之而義已足自記文公十七年

赤亦不地耳與隱閔何異其不日以其未成君稍畧之殺於成君者然或舊史因遇弒不得其日之實耳自記

文公十八年

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寧則内夫人曰如適外之女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于魯而去言孫則非惡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為義而變文以書之自記

文公十八年

宣公夫人與出姜俱稱婦者皆有姑之詞也彼諱喪昏

故沒夫人使若不知爲夫人者此則過有大焉而不諱其細故夫人之也彼書納幣此不書納幣何也書納幣譏在喪也在喪納幣而猶譏之此書逆女于正月即位之下則納幣不足譏矣舉重之義也自記宣公元年

史畏襄仲不書殺惠伯則必書其自卒矣夫子不仍舊史書其自卒而但削其事則非卒可知所謂諱而不沒其實也自記宣公元年

楚人侵鄭繼伐陸渾之後則是移陸渾之師也不以繼書戎夏之詞也戎非鄭比故又一子之一人之自記宣公三年

得臣之卒不日胡氏謂貶其與仲遂之謀也夫不日何足以貶且不貶仲遂而貶得臣何也蓋高固方來宣公爲之大用嘉禮雖卿卒不以聞故不日耳自記宣公五年

仲遂之卒不稱公子以爲蒙前文固也然實於其歿也

名而絶之如翬於隱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爲襃貶惠伯之不卒必以爲貶可乎名翬於隱朝則意見矣其不卒或舊史失之非義所在自記 宣公八年

春秋書猶繹而檀弓有卿卒不繹之言則仲遂之功罪姑無論矣所謂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者此類也又案周官大臣死有廢祭之文則不但繹祭也自記 宣公八年

殽之役書及姜戎此與白狄伐秦不復書及累晉也連

兵結怨與戎狄而伐婚姻之國曰狄道也自秦晉之兵不解而荆楚强盛之勢成矣繼書滅舒蓼亦因事屬詞法蓼六之蓼臯陶庭堅之後也此則羣舒之一自記宣公八年

内失地不書我納於彼而非力取旋復歸者則書之濟西田及讙闡是也歸讙及闡不言我旋取旋歸之詞也歸濟西田則遠矣故言我其取也何以不言我取不言我而歸言我臣子之詞也自記宣公十年

稱齊侯使國佐來聘其忘哀之罪自見自記宣公十年

楚子縣陳而能悔入鄭而不取此所以變而書入書圍各降一等書之也自記宣公十二年

邲之戰以晉及楚者畢竟是內晉外楚之詞得臣避晉侯故稱人林父不避楚子故稱名自記宣公十二年

入陳圍鄭伐宋屢書楚子者見累年會盟征伐中國諸侯皆無復身親之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也自記宣公十三年

朱子曰歸父會楚宋及楚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愚謂朱子此言一空衆說之陋丈定猶屢以盟主爲言皆不足以訓者也自記宣公十五年

滅赤狄潞氏稱晉師滅甲氏及留吁則稱人前猶粗有名焉耳於是士會爲太傅晉焉得有太傅葢官制亂矣自記宣公十六年

宣榭之火周來告也告則列國猶書況周乎經未有斥

言周者此言成周何以王朝宗廟之重言宣榭則疑魯言京師則不親故舉國號以書若曰此非異代之榭也公羊新周者親周也故知程子以親民爲新民者甚確自記宣公十六年

爲國重民命舊史書大有年則聖人緣而書之矣必以爲紀異可乎宣公饑饉洊臻稅重而民困喜大有年則幸而書之矣何必曰紀異也而後爲志乎自記宣公十六年

肸無列于朝則叔非氏也叔非氏則是春秋字之也内兄弟字者二季子叔肸是也皆取貴于春秋者也友不稱公弟前以公子之屬書矣友爲大夫肸無列也肸有通恩之美友有存社稷之功或謂友討共仲而爲之立後釀成三桓之勢此非其疵者管蔡霍皆有其嗣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田氏六卿比比于後微三桓異姓之卿其不興乎自記宣公十七年

箴尹克黄則君在也安得與歸父同例君在則殺之者

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則殺之者三桓也可以無死死傷勇矣自記宣公十八年

一甸之民五百餘家而出一乘則七家而一人也丘出一乘幾於人盡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自記成公元年

齊侯戰敗而窮求盟者齊侯之志也然不曰齊侯使國佐來盟者欲以賂免非專盟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内辭矣且以見實追及而盟之也自記成公二年

凡會外大夫不書公非諱也存内外君臣之體蓋史法也獨會楚公子嬰齊書公者大夫之執國命舊矣盟會征伐專之屢矣獨是役也楚冦臨境臧孫不行孟氏請賂以憂貽君父而使與强楚之大夫盟不据事直書則無以見大夫之罪也自記成公二年

蜀之盟從楚者十有一國自成莊之盛未有若此者諸國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諱也諱則何爲不沒公繼乎會蜀深著魯大夫之罪焉耳荆楚强盛如此

故公之會盟出于不得已而無足諱楚秦在諸侯上以强大相先也經仍赴告之文無所更改惟蔡許見削則左氏疑焉得之自記成公二年

據古廟制考宫非特作廟也新之而遷舊主易以新主焉耳如是則新主雖未入亦安得不哭況新主未入則舊主在焉但舊主過期應遷不可復以其謚名宫耳如此則尤宜哭也劉胡之説亦未知然否自記成公三年

傷則免牲死則無牲可免矣卜日後而免則曰牛穀梁

凡所謂亡乎人者皆無可柰何之意自記成公七年

伐郯之役蓋吳始稱王加兵小國而又赴告中國以示

威也告至於魯是以季文子聞而哀之自記成公七年

凡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

否繫殺其詞也伯姬有賢行舊史蓋錄之獨詳故聖

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書伯姬之歸書伯姬之歸

不得不書其始皆緣末錄本之義也必皆以爲譏非

禮過矣媵微事猶書之況納幣乎自記成公八年

當時晉既通吳欲以病楚矣恐非以郯事吳而伐之也

其諸郯事楚而吳晉交加以師歟自記成公八年

書來媵程子謂以見姬之賢是也然將以見齊媵之失

禮故先録衛晉何言乎失禮異姓一也一娶十二女

二也自記成公八年

成公十年公羊經無冬十月三字愚謂三傳皆同則必

有說如只一傳獨異必文之缺字之誤也不可據以

立論自記成公十年

晉徵魯師多矣至郤錡之來書乞者茍非其同惡則必以義驅之然後伯者之令行矣秦魯東西遙絕無惡無義而徵諸侯患其不至卑其詞請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後雖有義舉沿襲為之至晉悼之業成而後一變自記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于京師曠事也經不書及諸侯朝王而後又以伐秦致明本不為朝王動也削劉子不書諱

王師也僖朝王所何如曰以晉文猶能爲王動也然譎而不正又召王而會之竟無可取故書天王狩河陽以正晉文之失而僅以朝予魯而不予諸侯也若書劉子會伐則須列晉侯上疑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故没王官則知此師爲晉動也又踐土河陽志朝王而先會後朝其詞若先會盟而朝者以責下也此志伐秦而先如後伐其詞若因朝而伐秦者以存上也踐土河陽實與而名不與此則名與而實不與

自記成公十三年

如傳說則華元未至晉耳安得言自晉歸于宋蓋河上已是晉境故云自晉又魚氏所以復之者懼其以晉討也則稱自者亦著其所自復與自記成公十五年

前伐秦劉成二公不書故王臣會伐自尹子始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至是方顯然彰著自記成公十六年

九月辛丑用郊猶曰用此時以郊云爾自記成公十七年

納寧儀與納魚石均惡也二子力不足以自還故著楚

納魚石實致楚師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爲文也各舉其實而已（自記 成公十八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二事恰相連一旅見于晉一並受命于晉否則兩事皆造晉而聽命受命焉者也是以不書及凡書及者内爲志必受君之成命以往也而後書及（自記 襄公五年）

魯屢受莒侵伐前又與之會盟而不校蓋孟獻子等方柄政故以釋怨休兵爲事（自記 襄公十年）

城楚丘戍陳猶有所蒙也虎牢之戍上無所蒙與專內辭無異與專內辭無異者其非貶可知自記 襄公十年
楚屢救鄭傳說也據此以求筆削之意間有不通而強說者多矣王仲淹所謂棄經而任傳是也今斷之曰傳事或不可盡信或救而不及則不書或諸侯惡而削其籍則亦不書也當是時楚鄭方與中國爲敵其興師伐救之事不計可知但憑列國諸侯在會者之紀載耳他時楚救蓋諸侯削之矣獨此既戍虎牢則

有扼吭拊背之勢故著楚救以敘功舊史如此非義理所繫因而不改也自記襄公十年

伐鄭之後始會蕭魚魯不以伐鄭致與僖公從桓伐楚之致殊文者外楚而内鄭之詞且雖與屈完盟不可言至自會也此類疑聖筆所修自記襄公十一年

伐秦之役左氏曰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夫以惰不名殊無理傳不足據彼謂人者大

夫也名者卿也人齊宋衛而序壷之上不應大夫先卿而爲是說耳當時之序主盟者爲之大較以强弱爲先後齊世子光先下於附庸矣後乃列諸侯上况大夫卿之間哉自記襄公十四年

凡侵伐圍𠭊書同者魯爲齊弱未有若此數年之甚者也藉晉摅怨十二國之師四面環之魯人盛大其事而書同圍春秋因之自記襄公十八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史官

互也簡策所書非一人有曰九月者有曰十月者有一誤焉而春秋謹所疑也兩書之爾甲戌已丑陳侯鮑卒蓋此類自記　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復入于晉不言自齊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著晉過而稍損齊盈之罪也齊盈之罪不見奈何曰書齊伐晉於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下書晉人殺欒盈不曰大夫則討賊可知自記　襄公二十三年

書孫林父入于戚而曰以叛則罪林父過欒盈矣謂盈

仇范中行氏而林父與君敵也前是未著孫甯出君之罪以罪君也至是一書弑一書叛則前罪亦因以明所謂罪大而不可解惡積而不可掩自記襄公二十六年

衛成公獻公皆出也不名而復也名之權衡自應如是蓋如是而後爲平自記襄公二十六年

剽非正也而喜以爲君也是其君也不得以反正之辭與之也喜賊也而衎以爲臣也是其大夫也不得以討賊之辭與之也自記襄公二十七年

子札褒貶之說棼如愚謂春秋于札無褒貶焉耳褒貶者必于事于來聘而褒貶其生平遠矣札在國必曰王子札也其稱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春秋所惡於吳楚而外之者僭號焉耳惡之故夷之而加夷號焉吳伯爵而子之者是也故季子以諸侯兄弟之貴降從衛椒之例夫亦惡乎其號也或曰如楚大夫之稱公子不亦可乎曰始通也楚累而後書其累而卒書之何也曰義顯而止 自記 襄公二十九年

澶淵之會宋儒所論當矣蓋繫此于葬蔡景公之下而特書宋災故以見其意則曉然著明矣或謂春秋弑君者多矣何獨於此特筆乎曰以世子弑君始于此也楚顓南蠻也不可責天下諸侯往而正之也諸夏之君自蔡般始春秋之初君弑有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般既無隱痛之心又不敢不以禮葬以蓋其事然而諸侯皆往會焉則不得不以葬書也書

葬蔡侯則諸侯會葬定賊可知矣書葬蔡侯于上而著以宋災故大會于下比事屬辭春秋教也爲此類也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國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爲一書之大書特書州吁何以不然曰州吁誅卒不定也又書葬景公則我會可知會其葬不討其賊而豹會諸侯大夫以謀宋災以爲大惡也故隱内卿而目會故所以遍非諸侯大夫也或曰隱内卿内無罪也伯姬卒于災于我

有哀焉自記襄公三十年

晉楚之會兩先晉皆爲天下諸侯隱存内外之坊非於

晉楚有薄厚耳自記昭公元年

莒魯爭鄆日久春秋書鄆悉未嘗繫莒也則意此邑疆

界未明與繹爲邾邑異自記昭公元年

展輿爲弑君者所立故去疾得繫之國自記昭公元年

觀圍戮齊封徇諸侯數其弑君之罪則弑麇之跡當日

必甚秘以偽赴于諸侯齊封之對乃發其私也春秋

嚴亂賊之法而不輕與人以弑君父之名傳疑一也

畧于蠻方二也自記昭公元年

越惟于伐吳之役書人或謂許伐吳或謂責諸侯皆非也純外越則是内楚也越蠻也楚亦蠻也子楚於上則不得號越于下以後皆號之也自記昭公五年

留有罪不曰陳留何目世子殺于上則著公子奔于下自記昭公八年

君臣同謀則稱國此時陳無君也何以不書招殺過與

招同罪者也若書招殺則疑過爲非招之徒而見殺者也然則何以不書陳人殺過招實殺過書殺過則疑以討賊與招也不去大夫多矣里克甯喜皆是也自記昭公八年

圍惡耳討賊疑於善也是以先書滅陳用知志在滅國則雖討賊非善也招不去氏不與楚討之義也自記昭公八年

晉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秋滅肥冬又滅鮮虞此與獻之滅

號相類春秋惡其行詐也故不書滅肥猶不言滅虢

書執虞公之意也行詐狄道也執虞公時晉首入經

不得與荆吳無别故于伐鮮虞也虢之且繫楚滅陳

蔡伐徐之後無興滅救患之師而尤是效屬事而觀

宜君子所深惡前此晉執虞公傳者專責虞公非經

意也七國之君甚於公者多矣何足罪哉凡執人者

與所執者書法每相配爲均有罪焉耳人晉而爵虞

乃上下之稱賊晉而非責虞審也惟滅下陽以虞首

惡則自取亡滅之罪已著自記昭公十二年

兩言誘皆惡楚也名般故名虔使虔與般同罪也子楚故亦子戎楚戎等夷也自記昭公十六年

止非弑君者因其自狀而書之曰弑君蓋以戒夫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而不謹其君父之疾者三傳之說善矣然而與凡弑者無異柰何曰春秋世子弑君三楚商臣蔡般立乎其位者也許止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許方遷夷又遷白羽實楚之縣耳

虔能討三弑以掩其罪棄疾亦弑君者豈舍止哉繫于遷後此屬詞而可知者也蓋三傳事實同者即不得而苟訾其僞故程氏有斷案之說歐陽之論果哉自記 昭公十九年

因閏八月故昭二十年十一月得有辛卯或言春秋時閏皆十二月此處卻是閏八月也自記 昭公二十年

惠襄二王之亂不詳于春秋不告也惠不告故本末俱脫襄告矣而其初致亂之由猶不聞也叔鞅在京師

親見聞故詳焉自記二十二年昭公

雞父之役吳實敗楚師當日吳魯姻也必告告必以敗楚爲詞春秋何以諱之乎于時中國通吳以制楚陳蔡許諸國附楚以敵吳若書吳敗楚師疑吳果爲諸夏動者春秋惡吳甚于楚故特削楚之敗以外吳也自記昭公二十三年

書宋公卒于曲棘所以發人之疑問其故則知以如晉而將納公也自記昭公二十五年

居於鄆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春秋主魯故也在他國則復立一君必矣終昭公之世意如猶未敢立君也故時猶稱魯爲秉禮之國是時夫子年巳近强學徒大進何忌承父命而稟業焉曽未聞三家有所咨諏聖人有所論白蓋勢不可爲而不在其位故也可以見處亂邦之法矣自記 昭公二十六年

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吳滅徐徐子奔則名竊疑譚弦溫其國皆不他見其君之名蓋不可考

也滕杞之屬屢與中國盟會于其告卒也猶多失名況譚弦溫也徐則與三國異故得其名耳自記昭公三十年

諸小國滅皆不書名者憐之也徐子章羽書名惡其僭王自徐始也徐稱王在楚前紛紛毛舉他過以貶之殊無意味書名所以惡徐非善楚也自記昭公三十年

城杞晉之私事也城成周之會而書其故天下之公事也以此揆之楚丘虎牢蓋亦天下之公事也故以公事書之而不目其人耳公之出亡惟叔孫氏差爲無

譏故姑繼公書卒俾考其所以卒而哀其志也仲孫能率伯命遠城成周而未聞有勤其君之志與季氏分罪矣况與陽虎而伐鄆乎經没不書定哀多微辭

自記 昭公

三十二年

榕村語錄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類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榕村語錄卷十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春秋三

晉人之執宋仲幾傳稱歸於京師未嘗不歸於王也不請專執故雖歸王不書耳（司記定公元年）

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當時之事非遺失也無亦非會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見

慢歟厥後句繹則如常書（自記定公三年）
皐鼬之盟不日亦當時事非遺失也著衆志已渙散怠於禮而畧於事矣（自記定公四年）
許于夷葉白羽容城凡四遷皆楚令也如是則許幾爲楚邑矣前侵楚之役皐鼬之盟猶有許男何哉此時楚以吴故頗不暇於諸侯許雖遷白羽猶不敢違中國之徵召故楚又遷之以自近歟（自記定公四年）
劉卷之卒赴不以日也其卒前乎此矣若是此月卒來

赴往會周魯之間其事不應同在一月自記定公四年

栢舉之戰言救則美在吳言以則自强雪恥其美在蔡自記定公四年

歸粟於蔡穀梁子曰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然則城楚丘戍虎牢亦豈義通乎蓋皆公辭也春秋所深與也事無遠邇惟其公而已功邇而德遠矣自記定公五年

於越入吳于是楚以秦師敗吳皆不書非楚不告也直

春秋畧之耳葢吴之可貶在于入郢之日而不在敗也自記定公五年

鹹之盟不日不月我不在焉故畧之沙之盟同沙瑣古葢同音自記定公七年

以曁齊平及齊平兩處事實攷之曁齊平之後我往涖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㑹而且來返侵田則曁爲强彼而及乃彼我同欲明也汲汲者彼此俱汲汲也曁曁者彼此俱曁曁也非以一人言也

辰出奔時佗彄蓋爲所牽率也故曰曁其旣則同惡共謀彼此欲之矣故及其入蕭則書及自記定公十年

以時卒時葬者赴既簡畧會亦如之葬薛襄公是也自記

定公十二年

告至則致成特境內私邑而且無功豈亦告至乎蓋時夫子相魯君行必告至不以近而畧其禮叔孫武叔之毀疑即在此時蓋譏毀而欲去之非特無故譏笑也叔孫毀于內孟孫據邑阻兵于外僅一季桓子信

之故孟子公羊子皆有行馬之言及其受女樂而無禮于聖人夫子雖欲不去而不可矣自記定公十二年蛇淵之築比蒲之蒐皆夫子去魯後事自記定公十三年十三年春魯有事于郊膰肉不至夫子去魯矣至十四年而無冬蓋傷王道之不成也則曷不於十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猶在魯也故于此年去之王道無成而不終不猶之天之歳功不究者乎自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子貢實從而邾子來朝子貢有觀馬之事則

知夫子在行弟子蓋往來其間自記定公十五年以八月庚辰朔推之則葬定姒之日不應在九月以爲閏九月則明年四月又有辛巳也蓋實閏九月也辛巳爲閏月之朏計大小盡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辛也自記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入蔡而僅書圍吳滅越而削不書或曰不告也或曰皆報君父之讐故也自記哀公元年

伐晉之役以傳考之我師及鮮虞在焉不書諱也春秋

何厚于晉百餘年來冠蓋相望于宗周猶有臣節者晉耳春秋之外楚爲僭王也內晉爲尊周也自記哀公元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罪聵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罪輒也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夏無善矣自記哀公三年

魯之桓僖晉之文武蓋皆竊附于祖功宗德之義者自記

哀公

三年

稱人以執諸侯而諸侯不名而爵皆下執上之詞深惡執之者也晉人執虞公其盛也執戎蠻子其衰也而皆大惡故以上下之詞書之自記哀公四年

荼與奚齊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與奚齊之爲君也謂其殺世子而立之也景公者羣公子耳非申生奚齊類也自記哀公六年

歸邾子於後則不諱獲于前正如歸濟西讙闡於後則

不諱取於前也自記哀公七年

宋滅曹也而以入書先儒以爲罪曹誤矣春秋于諸夏之邦言滅者邢陳蔡許是也不言滅者紀虞虢曹是也紀與虞虢先儒以爲猶存其祀安知宋之不存曹祀乎戰國之時猶有曹交也自記哀公八年

吳不挾陳以叛楚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與楚救鄭一耳葢爭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鑿自記哀公十年

凡侵伐之類多書時而已如國書伐我之事爲夫子歸
國之年非不詳其月日可知下伐齊則書月者例凡
戰必日不可下有日而上無月也自記 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戰大捷魯必告至無疑矣而經不致者非削也
是時夫子在魯君卿有事必咨焉子貢冉有之徒時
有論建蓋雖不能遏會吴之役猶能使知會吴殘與
國之不足榮於廟也而不告歟故傳稱季孫勝而懼
自記 哀公十一年

甸甲不足而丘之丘賦不足而田之傳紀季孫使冉有訪于仲尼而夫子之言曰行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此則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氏卒不聽蓋冉子與其謀也鳴鼓之攻其此時歟（自記哀公十二年）

先生常舉耜卿云孟子卒禘記明明說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可見春秋據實書而紛紛以爲貶以爲諱皆未必然近是（哀公十二年）

春者歳始也麟者仁獸也于歳始而仁獸來遊至仁之應也春秋不書秋冬者累累而此年又止于春春或書王或不書王而此年止書時蓋氣序雖有亂時而生生之心長在王道雖不行而天之所以為天萬古不可變也自記哀公十四年

五石六鷁都特書甲子如何春秋以獲麟終篇却止書春又不是遠年之事宜難咨問而得之此不得謂之無意矣或者夫子以此開萬世之太平所以春秋一

書始于春終于春也公羊傳人都笑其在年月日時上穿鑿恐怕他有傳受下來哀公十四年

春秋周三家左氏公羊穀梁唐三家啖助趙匡陸淳宋三家孫明復胡安國張洽注疏周禮第一大全春秋第一以下論三傳

治春秋者甚嘗謂宋三家不如唐三家唐三家不如漢三家漢三家不如周三家其實左公穀好而穀梁尤好或云杜注不免太疏畧曰且寬寬的說在那裏好穿

鑿就不是如滕降而書子程子謂是因其後服屬于楚豈有因子孫服屬于楚而先貶其祖宗之理且終春秋不見滕有服屬于楚之事蓋因孟子滕小國也間于齊楚而誤耳文定不安于程子之說又謂其首朝弑君之賊不想春秋中弑君之賊尚不貶其爵而貶朝弑君者有是理乎且貶止其身可矣因這一朝遂終春秋而不復何也朱子又不安其説而從程沙隨謂當時小國之君因霸主會盟征伐供億不來故

自貶其爵但滕降子時會盟之事尚未多有況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方自崛强爭長豈有逾年而即甘自貶之理惟杜元凱寛寛一句說爲周所貶原是胡文定見程子不從他便駁云如周尚能削人之爵則春秋可以不作矣夫吳楚之僭齊晉之横天子不能問而所貶者惟滕薛杞諸小國此春秋所以作也如門祚衰薄之家紀綱之僕尾大不掉惟汲汲下役朝笞而夕搒之適足以啟輕侮而已且杞及邾或貶或封

當時皆請之天子何獨于滕而不能削降耶載書曰
無有封而不告旣有封即有貶矣至春秋之後晉之
三卿尚不敢自爲諸侯故綱目書曰初命晉大夫魏
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何春秋之初而不能貶滕耶如
不書即位穀梁所云至精曰書即位正也不書即位
故也繼故而書即位與聞乎故也即位是朝見于廟
有許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禮若有簒弑不正之
故則先君不正其終世子焉得行吉禮有故而又書

即位是即位之人亦與乎變故之謀故意欲掩飾其同謀之罪反行吉禮若不知然者此却終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從另出一箇論頭及難通又變一箇義例都不是

程子謂公穀次于左氏今觀公穀儘有好處須如朱子之論方平 自記

左氏非丘明也左氏若是孔子同時如何所紀六卿分晉巳是孔子卒後事古者左史記言或者以官爲氏

耶蓋因傳春秋而附以己之見聞胡文定于春秋時事不見于經者明知道是不經赴告夫子無從而書又時自忘却說此事左傳有之經何故不書倒似左傳即魯之春秋原本爲夫子所據以脩者此最有關係

左傳不可不讀其中有許多三代典禮及二百四十年事蹟又文章古雅不讀覺得看經益無依傍國語一書是左傳未經剪裁鍛鍊者想從列國隨便採來其

中如吳越迥與他國不同唯魯周差近齊一味誇大晉如今日劇演一般塗飾點綴左傳則貫串鍛鍊文采斐然韓氏評以浮夸亦確不過

孛入北斗左氏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宋上公齊晉侯伯皆應北斗之象爲天紀綱也七者斗之數自記文公十四年

侵鄭之役盾不與楚遇而汲汲于還蓋君臣之際疑貳形矣盾憂内變之將作而志不存乎諸侯焉耳自記宣

公三年

點線面體事事離不得從此點到彼點便成線將此線規而圓之便是圓四折便是方三折便是三角都成面將此面積厚便成體體成則天下之象數備矣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即是點滋即包線面體滋字妙生生不窮

鄢陵之筮似是遇復之明夷其繇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離南方也又爲目爲戈兵離明見傷故曰射其

元中厥目而南國蹶也傳聞不詳故史失之耳自記成公十六年襄之十四年距夫子生時尚九年而伯玉夫子友也奈何此便從大夫與聞國事乎據傳崔杼壽亦太多俱有未可據者自記襄公十四年伐陳之役子產不敢深言陳即楚之罪者鄭亦即楚故也與齊不敢問楚人僭號滅國同意王道無諸己而非諸人春秋諸侯首尾横决爲辭令以相誘而已雖

有敬仲子產何所措喙焉自記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觀樂前面都是歌某歌某後面乃言舞某舞某蓋魯備六代宮懸止存舞耳故韶箾亦言舞夫子至齊始聞韶音所以韓文公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自記襄公二十九年

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蓋今算馬六作乚亥字下有三乚而上乃二字下其二字于旁則爲川亦算馬也自記

買朱鉏密州兩字切音也莒夷也語譯而通自記襄公三十一年

鄭子來朝時夫子年二十七魯禮樂已盡學矣而又好問好察以廣其智又兩年遂適周而窮文武之道自記

昭公十七年

左氏于昭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是月癸酉朔烏得有庚戌乎自記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

出似以祖言匹者匹配之匹祖妣是也自外至似以

神祇言主者賓主之主天祖是也自記宣公二年

敬嬴公羊作頃熊音之訛也自記宣公八年

胡傳誤以叔弓爲叔孫氏叔弓蓋公弟叔肸之孫自記昭公十年

大全惟春秋最好永樂命儒臣纂集四書五經性理大

全只限七箇月俱成故當時只得將現成本子畧加改

換春秋是用歙人汪克寛所纂原有條理所以好

其平生于易經外一部書不敢動手大凡著書有一字不安便不好朱子不敢注春秋便是爲此其大綱如何不知不知如何作綱目只是零碎處不曽透曉得

孝經

程朱提出學庸語孟直是功蔽天壤只少一部孝經孝經道理好到至處朱子疑其有左傳語雖未知其言之先後總當以道理爲主

聖賢著書都是提尖如大學一書欲成天下之人才同

天下之風俗非此不可子思時已有邪説異端如講老莊刑名之類子思見得天下道理平平實實高者空虛得不是低者又淺俗得不是只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實故作此書至孝經亦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領來說天下道理只是仁義義又出於仁義不是氷冷的仁心之有節制處便是義道理說到仁已頂尖了只是囫圇說箇仁難道墨子兼愛亦算做仁佛家慈悲亦算做仁仁之道卻要從孝做起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極其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單拈别的還有病只是孔子說仁斷無流弊仁包四德是我生最初所得的道理然猶恐其泛也孝經又專說一孝字更妙前人多說孝經文字淺易不知聖人說話原不要深只此已足世上有一種鄉人止知愛敬其父兄而惡人慢人又一種好虛名者外事結納而内薄骨肉更是無根由惡人慢人一種便有楊子爲我一種學問由不愛親不敬親一種

便有墨子兼愛一種學問異端不過此二事孝經儘是精密此書縱不是夫子自作必是曾子之徒所記生吾者父由父而祖而曾而高而始祖以及始祖所自出非天地而何非天地與吾為一體而何所以太極圖下二圈一箇是天地生人一箇是父母生人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吾有一事自覺得好不必問定知父母喜之祖宗喜之卽天地亦是喜的我有此身父母之心在我天地祖宗之心亦在我是以呼吸相通

問祖宗年代既遠未知尚有䰟魄否至天地却舉目可見是現在的祖宗曰祖宗魂魄原在天地有我他便未亡我盛他亦盛我衰他亦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道理不到此原未完備孝道不到變盡天下人亦不算完得孝道中庸由子臣弟友說到鬼神之德大孝達孝直到郊社禘嘗說得實實精到如今說微之顯都說屈實有屈之理伸實有伸之理纏來纏去都是皮膚語誠即理也如心有愧怍面便發

赤人都知其慚恧心中快活便有喜悅之色人都知其得意此何以故其羞愧者必是理上打不過其喜悅者必是理上做得順也我們誠心果到祈禱便應以我有此心彼亦有此心故相感若一有而一無如何能感何以能感此心有此實理也理便是性性與祖宗天地鬼神一也有此理便有此氣便有此象如何掩得往日看中庸此章殊如贅疣今見得如無此章前面位育後面不顯其德都無著落人知此理便

見得暗室屋漏刻刻有神明臨之自已知得念頭不好便是鬼神察你自已覺得此事無愧便是鬼神許你到得暗室屋漏不欺神明尚敢欺天下之人而凌虐之乎故曰治國如視諸掌問不知當日賈誼與漢文帝說鬼神是如何曰必說不到此此理到宋儒纔說得明白

程朱大段與孔孟若合符節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若微文碎義安能處處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何以

亦有不依明道處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處蓋主於發明道理不爲人也即朱子于四書注至垂絶猶改可見他亦不以自己所見爲一定不移何況于人朱子疑孝經甚便不敢從孝經所說道理實在完全說孝爲至德要道下文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解說至德要道五常之性德也禮信義智皆統于仁而仁之最篤處莫過于孝這箇根剪不斷的極殘賊兇暴之人說到他父母未有不關心者所以爲德之

本惟其爲本故謂之至德五達道所以爲教知愛父母自然愛兄弟因是長幼有序便見得上下尊卑之分宗祧繼嗣之大四者必頼朋友講明聯絡教都由此而生所以爲要道世上原有只知自己父母當愛敬而不知别人父母亦當愛敬又有一種人不愛敬自己父母轉交結别人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倒説回來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

愛敬别人父母似無與于已之孝不知不能及人便是自已的不足詩云孝子不匱不匱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也若惡慢于人畢竟自已之孝有限程朱極推西銘不知卻從孝經脱出如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乾坤大父母也通于神明即窮神達化以繼志述事也光于四海即民胞物與也又易言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不有性心情何從而見惟孝經云天地之性是最大頭腦他書都未言及又孝

經書名便好是道德頂尖處故以為經經非孔子自命也以其為孔子所言而人稱之為經至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自稱孝經則不可信矣書名如易字洪範範字大學中庸皆妙若忠經便不是忠已包在

孝內

前儒謂西銘乃原道宗祖吾謂孝經又西銘宗祖西銘言人皆知孝父母而不知孝天地其實如此等去孝天地就如此等去孝父母還是比例相同的意思若

孝經則即此便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上直下一以貫之孝經只是推將去收將來初由敬愛父母而推之欲其盡敬愛天下之人終必盡敬愛天下之人而後爲敬愛吾父母之盡如人家在一鄉一邑雖在家中無失意於父母茍得罪于鄉邑令人辱及父母便是自己有以致之即爲不敬愛其父母矣若人人皆敬愛其子因而歸美於親戚曰某人生此賢嗣即是以衆人之敬愛敬愛其父母矣至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亦是此意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好勇闘狠以危父母皆是此段話頭的反面此書開口説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即是解至德仁義禮智皆德也然元者善之長仁以親親親爲大仁之實事親是也豈非至德乎教之所由生也即是解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何莫非道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他教何從而有故曰教所

由生豈非要道乎中庸曰脩道以仁親親為大孟子曰事親事之本也亦有此意然無用此意衍成全書者此書是生人之本如何可少朱子疑其中有左傳語然安知非左氏用孝經耶如元者善之長數語左氏亦有之可云易經襲左傳乎此書道理至足不當于語言文字間疑之

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能盡人道也蜂蟻之君臣雎鳩之有別就其一節雖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貴者所賦止

此不能推之而盡其道若夫婦之知能似與禽獸不能大段差別然却限量他不得一旦要做聖賢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額虎入市傷三數人羣起而噪之以為罪大惡極人殺百虎曽不以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貴重在何處

榕村語錄卷十七

榕村語錄卷十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宋六子一

滄洲精舍中祠七賢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司馬氏延平獨延平稱師即稱謂閒亦不茍後稱六人則去延平後稱五賢竝去司馬當時伊川與邵子終不相合明道亦說邵子于學全不識問以邵子之虛明精究

何以謂之全不識曰程子論其學儆雜黄老之意便
是不識邵子若不得朱子表章恐亦要減色問論理
學司馬自不如延平何以六人去延平曰想是以其
氣魄小聖人的派胸中是滚熱的逢著人便要成就
延平口吶有所得默默自已進修人無知者他亦不
求人知惟其實有所得脉絡不差故感召得一箇朱
子來康節從遊者便少明道責其不授徒曰人都不
來學明道曰堯夫故是悠悠

佛家有經師有法師有禪師經師是深通佛經與人講解法師是戒律精嚴身體力行禪師是不立文字參悟正覺儒門亦似有此三派鄭賈諸公經師也東漢諸賢壁立萬仞法師也陸子靜王陽明禪師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無上正果

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渦此理未曾暢發却得西銘一滚說出西銘事天功夫實際即是定性書中大

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清植

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圈圖之凡四方三尖六角匾長之形同其尺寸實之以物皆不能滿惟圓則滿充實無欠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下小圈皆即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即天上之月本無有二此下又將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直是大手段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即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

盡性以為孝人都信得及若告以天地為吾大父母必笑為迂遠矣惟使他由父母而推之于父母之父母累進而直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即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為鬼鬼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乾坤却百千萬年難老之父母故曰日監在玆及爾出往及爾游衍至周子雖言君子修之未嘗言如何修也試思天地開一大世界日月升沉山川融

結却是為何無非為生人之地即萬物皆陪客如菓樹然枝榦花葉雖然無數其歸只是要結實天地生人非是要你美衣豐食驅役萬類暴殄天物也要你贊助天地耳西銘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以定何以靜亦未明言却得明道定性書闡之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然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體在於大

公即所謂主靜也但工夫節次尚未詳密又得伊川好學論補之其曰眞而靜靜即主靜之靜眞即無極之眞之眞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至下文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指出知行二字而塗轍具矣四書合而首尾完備代造化而為言非偶然也

程子不請教邵子的數學邵子亦不請教程子的道學其所講論都不見這是公案可疑者到朱子大開城府你有一點好處我便收來我有一點好處便思公

之于衆洞然無可疑者伊川難講話想是明道還肯說故邵子云伯淳之言條暢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敢推出他去二程有幾段說陰陽天地甚精的想亦互有資益處只是前人傳藥不傳火候不肯就傳

二程十五六歲便欲學聖人朱子廿來歲學仙學佛遍參歷扣其立志之高才氣之大自是第一等然幸得濂溪延平把他點化得低下來便脚踏實地卒有成

就不爾一向高濶去便狂狂之不已便至於妄孔子大聖只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老彭且曰竊比何其德盛禮恭耶王陽明儘有氣可惜同時無人能㸃化他故終入邪魔至死之前一年尚作詩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何其妄也一齊抹倒古人獨立天壤間便不是聖人氣象派頭程子説吾學有所受朱子言必稱延平陸子静便從來不説師法何人似從孔孟以後千餘年不傳之秘至子静出而

忽自己得之即此便見差路以上總論

朱子作濂溪祠堂記直以道統歸之而以程子為見知于學庸兩序及孟子篇末則但提程氏而不及周子無不允當

觀明道贊堯夫異於橫渠贊橫渠又異於濂溪銖兩不差便知其淵源有自昔受學於周茂叔吾學有所受二語源流何等分明自記

伊川於明道墓表既以之接孟氏之傳於橫渠則曰自

孟子後只有原道一篇西銘則原道之宗祖也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尊濂溪者反橫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不及太極原有深指朱子言之悉矣其評論語次雖未聞以孟氏以後之統歸之然孔顏之樂乃程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顏子樂處豈能開端指示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顏之心而不得孔孟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深明道橫渠之友教者廣亦猶顏子

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修業於戰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未聞有以是掩顔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自記

人能將太極圖說通書句句明白看四書五經都有入處

太極圖直發千古所未發從來人不敢圖理而周子圖之天下惟圓者方湍凡圓物中間積實便飽湍如其

大而方之便少又三角之更少此上圈之妙天下道理俱包在太極内十分滿足也若動静不相生則有息時而太極亦破雖分動静而中圈自若此第二圈之妙至下二圈一是氣化一是形化人只知到父母生身當全而受全而歸不知一步步推上去其初生者為誰非氣化而何既為氣而生則乾坤非吾大父母而何亦當全受全歸論父母之生即天地之氣化此必讀書明理者方知之若其初之為氣化雖愚人

而知之也西銘却好發明下兩圈之理周是順流下來張是逆推上去某嘗説幾部書相接得妙張子不知有太極圖做一篇西銘恰好接太極圖大禹未必知有易經作一篇洪範恰好接易經周公做一部周禮恰好是洪範衍義

向疑太極圖不如先天之自然其為圈為白黒為左右交系皆似出於人為今思之始知其妙妙在最上一圈與下二圈中間隂陽五行却是過脉大抵天地位

便生草木後生禽獸最後生人人生而天地結種矣正如木之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華華而實至所結之實與所由生的種子一般而木之事畢矣此圖下圈與上圈無絲毫欠缺無絲毫參差一樣圓滿見人與天地之性一也

問說太極畢竟又說無極何也曰易有太極原不須說無極因老莊諸人將太極說似形像未分精氣渾然之時之謂未免落有朕兆故加無極二字以明不有

朕兆也這是因時立言看下言無極之眞不更言太極可見太極即無極非有二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把太極剖作五片其實箇箇具足圓滿請以孝為太極喜怒哀樂為五行觀之如親有得而吾喜則孝心全體在喜不必夾以怒哀而後為全也親有疾而吾憂則孝心全體在憂不必雜少喜樂而後為全也無餘欠無彼此皆以此意求之如生意是太極春溫夏熱秋肅冬寒無非生也不但

春溫時生意全在即夏熱秋肅生意亦全在熱内全在肅内至于嚴冬生意或幾乎息矣其實冬不冷春來如何能發生如人夜間不睡明日都無精神是睡似不辦事實乃辦事之根天下無性外之物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他固不能相通然既有那一件太極便都全在那一件向來都將理字訓太極還有說不去的惟以性字訓則皆通矣

太極圖說言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似說

倒了五行在四時裏面故火炎于夏水旺于冬木生于春金盛于秋如周子說却像五氣四時是有了五行後纔有的大抵賢人的話便說得極好比之聖人到底差得些子孔子說五行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日月星辰雖皆是懸象物事然實以日星為紀所以日近得來便暑遠了去便寒四時俱看星舍惟山氣起去便成雲澤氣起去便成雨却

是地下的事月雖是懸象其實一半陰一半陽歴家說九天惟月天最近炎夏時節日光當頭晒透下來所以暑隆冬時節日遠了只剩他一箇氷冷的在上面所以寒邵子以夏屬日冬屬月朱子說他不是實却是如此至風雨以月為驗萬物孕育亦俱以月為節孔子言其三五而盈以從陽也三五而闕以從陰也故曰和而後月生焉　清植

太極圖說是從繫傳首章運化出來然有一處可疑開

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是指着甚麼若是指天地則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兩句難說繫傳只從天尊地卑說起方漸次說向摩盪上去便無獘問圖說極精然看來不如繫傳尚有數處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既不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語意圓渾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一切天所藉以生生之功用亦未曾數說得盡至化生萬物緊項男女來便像只從二氣交感說起又不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是從理上說起即推本主静一層論理固是然生出後人許多論議亦不如繫傳易簡二字只坦白放在那裏便不用更說主静了曰然清植

巖問與日月合其明似是智如何是禮曰日月是外明的火是外明的三千三百都是燦著于外的水是内明的智是藏在内的鬼神是幽暗的與天地合其德四句朱子將第一句配太極二句配陰陽三句配五行四句配男女但夫子如何知道有太極圖說不如

配仁義禮智有根如今舉成語以實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仁禮者繒明而治故曰禮義者宜也時也得其序舒慘合宜故曰義鬼神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故曰智

太極圖說所引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是應動靜變合五行四時等句引立人之道是應男女善惡中正仁義等句又引原始反終二句却與上意不相粘合蓋陰陽剛柔不外仁義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原見在人道

之始反見在人道之終便知死生之說即西銘存順没寧之意至此方是全受全歸不為虛生浪死死生信是大事夫子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大要緊處必說到此纔成全箇人寧字最妙只是心中帖然吾事都畢

通書四十章字字純粹雖無一語闢佛老求其一語似佛老者亦不可得

程朱說性命許多話似還不如通書誠上章為盡聖人

盡性而性者自然之實理故曰聖人之本既云聖人以在人言不以在天言誠之源言在人之實理所從出如天命之謂性大哉乾元是乾始一點至潔淨無所為之心萬物資之以始者這就是誠之源云萬物則自聖賢庸愚以至昆蟲草木皆得此理無有彼此厚薄之異如天下雨一般何嘗于江河多些于溝渠踄涔少些于清流處清些于臭穢處濁些都是一樣乾元只是生理至云乾道則有陰陽矣有陰陽便有

變化錯綜交互無所不有各正性命正不對邪猶云成也到此如江河自然得雨多溝渠蹄涔自然以次少清流覺得清獺處覺得濁然無論大小清濁皆有此雨極惡人亦斷不了此理所謂純粹至善也繼之者善繼字妙說予偏屬天說受偏屬人惟繼字恰是天人之間相授受處如父以家業付子而子方承受之時無不善者及搬到各家便不同所謂成之者性也所以繫傳緊承上文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此說各正性命最明
白如此講與性相近習相遠一様語氣不必又說義
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矣天道之元亨即此誠之通天
道之利貞即此誠之復上言人性此言天命朱子以
陽繼陰陰繼陽為言則通與誠之源複復與誠斯立
復矣大哉易也是說此理備于易非取交易變易之
義性命之源是雙收上文語氣與太極圖說結句一
様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反即復也性復兩字從孟子來或安而行之擇善而固執之安執兩字從中庸來自記

理性命一章說得極高却有實理厥彰厥微朱子言彰底微底非靈皆不能明其意微字是此節眼目即物上見理次節眼目在中字即偏處見全末節眼目在一字即萬中見一清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程邵都說不得如此簡當上句先天也下句後天也其精理不可

見則畫卦以示顯之于象皆可見矣既有卦則天地間事物之理因卦都發出來精字蘊字示字發字畫字以字無一不穩當恰好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五經所言盡乎道矣天地鬼神之奥豈能外之何止二字畧有語病

清植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淺淺說得甚明白亂臣賊子都是死人雖誅他他亦不知所

以懼生者于後也大法即在王道中道尚寛法更嚴切以上周子

横渠説明道可比顔子鄒志完稱曰使斯人得志可使萬物得所范淳夫曰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即至强梁如荆公惟明道與辯論他便受亦以忠信許之使濂溪明道朱子得用于世以視武侯其細密敏慎虚公俱可信得過且自然更純

某以定性書繼西銘後就其文章觀之渾渾淪淪似無

下手處其實包得許多物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凡中和忠恕誠明敬義都是此段話頭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下手處朱子解只順文義詮釋倒是他自已語錄內有一條說得親切只是不曾分剖得知行明白故某又以伊川顏子好學論繼之其言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守之固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仍歸到敬上直是有源有委

明道作定性書纔二十多歲未必擬議經書出語自然
脗合所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便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一般人心一有所私便待親厚的好些
待不親厚的不好些圖甚麼便用情無所圖便不用
情如何能普濟萬物打通人我惟乾始一團好生之
心乾乾淨淨一無所為故能醖釀流溢隨物賦形自
然公普到得天下皆受其利他亦不言所利其初原

無所為後來自無可言此乾始之心在人即不忍人之心也不獨聖人有是心人皆有之孟子最形容得親切見孺子入井便生惻隱自家孺子如此即人家孺子甚至仇家孺子亦皆如此此要救孺子之心若是為納交要譽及惡其聲便有相與者與沒相與者不同人見處與沒人見處又不同救之後畢竟要自暴其德惟無此意所以只覺得必要如此自己那一段不忍之心纔過得去他無可言者天地之常以其

心即乾始也普萬物即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心即不言所利也聖人之常以其情即乾始也順萬事即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情即不言所利也他天資高直見得到此想亦能行得到此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即此心也古之學者為己不為名不為利闇然無色淡然無味寂然無聲泊然無臭學者如是聖人如是上天之載亦如是

看來好學論稍遜于定性書以不曾指出敬以直內一

層工夫也篇中只言致知力行所云正其心養其性只是撮總語大抵言知行不若言敬義工夫較備

上蔡記明道語其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其拈出來朱子改云天理二字是其體貼出來體貼字便像是程子創造此二字樂記中已有只好說拈出因程子受學濂溪太極通書中却未見此二字故曰拈出

天理人欲這樣字非洙泗不能如此粘合得妙理屬天欲却從人而有精當無比

伊川太方嚴須是三代方用得他朱子和平寛大留心人才一長必錄如陳同甫粗疎之極而始終交好東坡恨伊川在自己盡力詆毁伊川如無聞也者終身一字不及東坡此東坡所以傷心也大槩洛蜀分黨固起于門人而積釁多開于小處蘇家父子入都一時盛名王荆公藐之曰不過戰國之文所以蘇氏嗔嫌到底新法猶是波瀾也

忠信是直内脩辭立誠乃是方外之事明道却帶直内

說來者誠即是忠信内存實心必從實事上體當而誠乃立也故云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自記

問程子言器亦道道亦器何謂也曰此條以誠字為主以天字為客忠信進德即是對越上天何者天之所以為天誠而已矣其體謂之易其理謂之道而其用即謂之神神不在道之外也子思言性道教孟子又就中發出浩然之氣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也故中庸言鬼神充塞如此而歸之于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

也顯矣徹上徹下總一實理而已豈有他物哉夫誠也性也命也形而上之道也天也神也氣也形而下之器也然亦辨道器之分不得不如此立言耳實則道器渾融何處分別君子而能存誠則道在是矣道在則異世而同神何有於古今殊形而同體何有於物我忠信乾乾天且不違蓋為此爾程子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為本而存誠以居敬為先

自記

問生之為性本告子之言程子乃述之而曰性即氣氣即性何也曰性與生俱生故其字從心從生非生則不名性生者氣也而性在焉是性即氣氣即性也辭同而意異不可以辭害意問又言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何也曰言既生之謂性則人生所禀之氣當有善惡然善惡差殊非性也氣也性即理理則善而已矣氣禀用事而理

之具於是者或過不及焉善之反為惡非其初相對而有也上節合性與氣言之此節離性與氣言之也理有善惡理字行文虛字問又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何也曰此中第一節言善固性也惡雖反焉而悖於性然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性者以有生而名人生之前屬乎天命自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兼氣質論也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何也曰此中第二節繼者流行繼續之意繼之者善謂天命流行無有不善即元亨利貞之德太極之緼是也其理在人則為仁義禮智雖不離乎氣禀而有不雜氣禀者存故謂令之言性乃指其原于天命純粹至善者言之孟子所謂性善蓋主此耳問又以水流就下為喻而曰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何也曰又申第一節猶水流而就下句與孟子以水之下喻性之善不同蓋是行文虛句言天命

流行而賦於物正如水之流行而趨于下也命之理無不善及賦于物則有善有惡水之流無不清及趨於下則有清有濁清濁皆不可不謂之水則善惡亦皆不可不謂之性明矣問又言水之清則性之善之謂不是善與惡在性中兩物相對何也曰此亦以水喻中第二節蓋澄治之功至則水復其本清學問勤則性復其本善水之清濁非從源而有善與惡之在性本豈相對而生哉問又言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

加損何也曰命之於天循之則為道修之則為教聖人盡其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則道教備矣然豈能有所加損于性哉無他性善故也朱子文集中有解釋此條注語類中與門人講說尤詳然所分段落似未甚清又以繼之者善為就人情動處言之葢因下句引孟子之言故轉生此解然伊川固謂孟子言性是極本窮源之性則以合諸大傳繼善之旨又何疑焉朱子又謂先以水之下喻性復以水之清喻性為

譬喻叢雜亦似非立言本意自記

問程子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謂也曰此條要緊在識字存字識則愈存故不須防檢存則愈識故不須窮索反身則識矣誠則存矣訂頑備言此體即萬物皆備之存也以此意存之則識而存之也上言訂頑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體亦識也有亦存也識又先于存故能體則不患不能守也然此所言皆是庶幾

于中心安仁之事學利以下則防檢窮索又烏可已

自記

問程子言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何也曰此條合易爻孟子及所荅横渠定性書與平日涵養致知之説而一以貫之蓋明人理則用行敬則體立近思約守不待遠求易之直内方外即其事也雖言賢人之事然敬即閑邪存誠忠信進德之功義即言行謹信脩辭存義之業乾之龍

德亦若是耳豈有他途哉其有他途者穿鑿以害理

繫累以害心也豈獨聖人雖天與人亦只一理浩然

之氣至大至剛以直天地正氣即吾氣也持志集義

直養無害則天人一矣茍為私心所蔽則不直不方

而浩然者欿然何其小也無不敬則内直思無邪則

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自

私之累物來順應而惡用智之鑿即此意然未直指

用力之方此揭敬義為言入德之途可謂明矣首末

先言明理慎思而後言敬者識得此理然後能敬存
敬則天理益明二者相為首尾自記
主一非寂守此心而已隨其所在而主夫一焉坐立言
行無非是也無適言不去而之他中主一之義耳自記
問程子言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何也曰事猶理也
心是身之主仁是心之理不曰理而曰事者仁合內
外兼體用故以事言之欲其易曉問者聞仁就事言
故疑是心之用程子又正之謂就事見仁則可謂仁

者心之用則不可仁者心之所以為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但言心則專言之仁也中包四端猶身之有四體也故言四體具於身四端具於心則可言四體身之用四端心之用則不可惟其具之是以用之而已問穀種之喻曰以心為穀種以仁為陽氣則失之遠矣或人蓋未喻程子之意而終以用處求仁也然以穀種喻心則固已得之但未明性情之分耳苟知發處是情所以發處

是性性是仁發處是惻隱則性情之分明而心在其中矣此條剖析心性情與仁極為精切自記

堯夫問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起處起言從動之端起也蓋語得要領與明道加倍之對同故堯夫皆為之驚愕自記

伊川於明堂禮成不往哭温公亦以明堂大禮温公分為臣子耳非直為慶弔不同日也自記

在中之義言不著于喜怒哀樂而在其中間也中道在

事此中字在心字義雖同而用不同者體用之分也

季明因在中之義未明故復問其意程子但以不字

易未字而便以為中蓋即無所倚著之謂然終不明

言使深思而得之耳季明因程子言不發是中故疑

中無形體所以名道然中和皆以人心之德言之則

中雖無體而已有象矣所謂未發時氣象是也程子

既言中有形象則異於泯然無迹者故季明復以有

無聞見為問然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以此

揆之則未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自在明矣季明因謂既以未發為中則是惟未發之時可名中耳程子言中之道貫於動靜何時而不中蓋雖和亦中也未發之中乃時中之根本故程子因問又發此義季明言固是動靜皆中然觀于未發之前氣象自別接事時則心著于事未必有此氣象矣殊不知動靜時也靜時無著力處亦無容觀處有著力之意有觀之之心其分皆屬已發而非未發矣故觀中者觀

之未發之前不如觀之已發之際之為善程子既正季明求靜之失又見其下一觀字知其於動靜之界尚未甚明故還以靜時如何問之季明謂靜時固無物然自有知覺然則知覺者即其所用以觀氣象者也程子言既有知覺則屬動而非靜矣如復卦一陽始生雖眹兆于中未發露於外畢竟不可謂之靜乃動之端也天地之心動乃可見中之氣象未發於何觀哉問者既聞程子之言故謂靜時氣象既須於動

處觀之則靜中功夫莫亦須於動處求之否程子前既有存養于靜時之說矣於動上求靜之義則未嘗及故亟然其說而以為此段工夫最難也釋氏所謂定却物者也求靜于靜也聖人所謂止因物付物者也求靜於動也付物則理得而心安却物者強遣而已物之善惡自在善之惡之之心自存名為無累而所謂物者隱然凝滯於冥漠之中非真靜也艮之為止者蓋天地生物理既完足各正性命則寂然不動

而有以為發生之端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人心應物能使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則亦寂然不動而無偏倚留滯之處欲其不靜得乎程子嘗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蓋動根于靜也此條所言則又靜根於動動靜相循如環無端儒者傳心之妙盡於此矣朱子養觀記備言此意然似以復艮兩卦分未發已發故其言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細詳程子答問其舉復卦為言正以復見天地心之為動明既有知覺之非靜耳明靜時未有知覺則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耳明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則但當存涵養之意而於已發之際觀之求之耳故言復卦為靜極而動艮卦為動極而靜則可言復卦為靜中之動艮卦為動中之靜則於程子之言有毫釐之差矣就中庸首章論之養其未

發之中正艮之所以止其背也導其方發之和正復之所以見其心也且所謂靜中有動者惺覺之體似與復見心之意異所謂動中有靜者付物之妙似與艮止背之意異蓋惺覺又在見心之前止背又在付物之後艮靜復動其大分不可亂也或者聞程子言中有形象又言靜無知覺故以未發之前動靜之分請程子決之程子答以靜而有物則雖知覺未形而義理渾具端倪未露而氣象全呈矣前言平日涵養

便是至此乃指出敬字也其言敬以主一本兼動靜因季明之問故就思慮應事言之亦動上求靜之意或因程子言靜非知覺然雖無見聞而見聞之理在故復問物之過乎前者見與不見程子言若是祭祀之時或不聞見耳若平日豈有不聞見者蓋聞見與視聽不同未有心於視之聽之雖聞見不害其為未發也問者更端言主敬之時雖有見聞莫不當留此又失於有心求靜之過而非所以言敬故程子正之

言豈不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乎惟非禮者則勿之豈可槩弗見弗聞乎敬通動靜者也自記

在人之性即所以為人之理則在天之理即天所以為天之性性也理也一而不二故原其所自來則粹然至善而不雜矣當其寂而無感之先氣未用事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何不善之有惟發不中節然後有惡是善其本然惡其後至故曰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自記

孟子言人之有不善非才之罪程子又以為有不善者才也其說若相反而實相備且因是以知氣質之說既自孟子發之蓋所謂才者即氣稟也孟子未嘗不言氣稟但以為不足以牿人性之善使其有己百己千之功則自不至于倍蓰無算之域惟不能盡其才而以為未嘗有才者多故謂天之降才爾殊耳豈才之罪哉蓋不歸咎於氣質也今講家以才為性之用如所云良能者故謂孟子言理不言氣其說未備則

失孟子矣且孟子所言性善謂人性也人受天地之中五行之秀以生故其性獨善此便是兼氣而言非指天命醇粹人物同得之初也故曰異于禽獸幾希又曰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既謂之人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我與聖人非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故人類之中才質雖有高下不足以梏吾性明矣故曰性善也程子兄弟往往以孟子言性皆指天命之初又以孔子言相近為氣質孟子言性善為極本窮源皆

啟後學之疑豈知相近之即所謂善乎夫禽獸與人絶遠而人與人則相近堯舜與塗人相近則性誠善矣豈必窮極本源論之哉如果窮極其本則萬物之一源凡有血氣皆與无妄何又曰異於幾希而違之不遠是懼且曰犬牛曰犬馬推而遠之惟恐相混焉程子又曰才禀於氣乃用孟子才字而開氣禀之説其曰自堯舜至塗人一也即孟子堯舜與人同之説二子豈不知堯舜之異塗人哉亦言其同類而相近

耳既以相近為善則孔孟言性之未嘗有異也其㫖彌顯矣自記

問程子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所謂主者是性為主是心為主曰性為主清植

程子遺書極為天地中一條言地是渾體隨人所處無適非中若以為有一定之中則其邉際必有所窮以測景之法推之去中國一萬五千里應已得地形盡處何以天地之運彼此無殊故知地之體勢高下相

因隨處為中無有定在此條深得周公遺意自記

程子遺書中日之形似輪似餅一條言地無適非中則無適非日所照蓋日陽精非形也如是形則似輪似餅其大有限其光亦有限矣且果行於地平三萬里之上則非中土而處於極東極西者取日既遠朝暮必有不照之時而又安得有此理乎因引莊子語以明日為精氣而非形又引佛家語以明舊說之是舊說即周髀也周髀謂地如覆盆天如蓋笠日月遶其

傍而行此與佛經之說正同北極之下地如覆盆傍陀四頺即佛所謂須彌山也程子言今歷家謂日只在地平升降出沒不如舊說言周回遶中心者之為善蓋周回環遶則東之夜即西之晝南之子即北之午無所適而不為精矣後又申言之惟其是精而非形所以到處有光精神常新無有微盛如火光所燃其能熱物皆然也精之所在而氣隨之若人之志一動氣故生物之理居可知也自記

程子遺書極須為天地之中一條首半言兩極因人視而有低昂實則南北隱現隨地遷變後半言寒暑之氣亦當隨地遷變而有冬夏反易之理葢極星雖為天地之中然天地間四方上下之遠近無不適均而相直者相直則循環不窮矣歷法所言極星高下各就其地所見言耳然有南極見而北極隱者可知天地之中未可以所見定也天地道里既不可窮然測景有三萬里之說則是南北東西皆一萬五千里也

而中國迤西萬五千里之遠於此測日仍在三萬里中耳天地之中果可以一處定乎此以東西言之則南北可知矣下又言寒暑只因向背日耳不緣地也高下謂南北既寒暑因乎南北則氣候在在推移各以日之向背遠近而已漸推漸遠至於赤道之南則氣候須正與中國相反雖未實諸聞見然總之有冬有夏而已確有其理也自記

問遺書言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

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此一段如何曰㴻天地間都是氣而日為陽氣之精到處有光出於地上地上有光沒於地下地下有光如火之著于柴薪非有一物推之始行也氣塞㴻天地陽精到處氣即隨之而聚便生物所謂日無適而不為精至確之論也

遺書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

同冬至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天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此一段亦說得好說有這箇無多一個有字說無這箇無多一箇無字無即靜也靜不是空滅原都有在那裏一提起便都在以形器而言何嘗無有無當其思慮時便是有思慮不起便是無試問無時果竟無乎任甚麼生平事原都記在那裏老子開口便言有無其所謂無即吾儒所謂未發也伊川謂靜中須有物極

精雖然未發豈得謂之無喜怒哀樂乎天地晝夜古今死生即是此理一箇樣無一些差以上程子

榕村語錄卷十八